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经典收藏】.....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石冬雪 译

GANGTIESHIZENYANG
LIANCHENGDE

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石冬雪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2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4808-1

I. ①钢… II. ①奥… ②石… III. ①长篇小说 - 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971 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SHIZENYANG
LIANCHENGDE



作 者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译 者 石冬雪
策 划 钟 雷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王江梅 吕延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赵一明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808-1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从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到大师辈出、人文昌盛的文艺复兴;从闪耀着智性之光的启蒙书籍,到弥漫着天真之趣的童话寓言。几千年来,中外文坛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佳作更是斗量车载,形形色色。面对如此浩繁的作品,为了让青少年朋友品读到纯正的文化典籍,畅游于古今之间,我们精心编排了本套经典名著丛书。

本套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撷取世界文学中的精华,涉及中外名家经典小说、诗歌、杂文、散文等作品,让您充分领略大师的文学风采;甄选中国古代经典国学读物《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让您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品鉴中外经典童话寓言,让您插上想象和幽默的翅膀,遨游于童话的王国;阅读《中华上下五千年》、《成语故事》等,让你窥见历史的缩影、沐浴睿智的人文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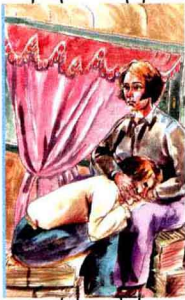
本套丛书的编排方式以体裁为纲,选取集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的经典名著,更有大量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的精美绘图,达成文本阅读与艺术欣赏的相互促进,从而使青少年能够保持一种活泼的读书状态,让他们真正能够走进文学殿堂,获得文学的滋养,领略文学之美。如果这一增长见识、愉悦身心的精神盛宴能够得到青少年朋友的喜爱,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希冀。



GANGTIESHIZENYANG
LIANCHENGDE

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





第一章 1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9

第四章 35

第五章 42

第六章 51

第七章 67

第八章 80

第九章 87

第十章 97

第十一章 106

第十二章 111

第十三章	133
第十四章	136
第十五章	155
第十六章	160
第十七章	169
第十八章	180
第十九章	185





第一章



肥胖的瓦西里神父，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十字架，正气势汹汹地对着全班同学说：“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人，都给我站起来！”

话音刚落，只见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从板凳上站了起来，他们惴惴不安地望着神父。

神父摆摆手让两个女生坐下，然后死死地盯着四个男生，恶狠狠地说：“小无赖，告诉我，你们谁会抽烟？”

四个男生都小声回答：“神父，我们都不会抽。”

神父的脸被气得通红。

“混账，都不抽，那么是谁往发面里撒的烟末？你们马上都给我把口袋翻过来，快！翻过来！”

只见其中的三个孩子乖乖地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到桌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甚至连口袋里的每条缝都没有放过，但什么也没发现。于是他盯住第四个孩子。他长着一双黑眼睛，身穿灰衬衫和蓝裤子，两个膝盖上打着补丁。

“保尔·柯察金，你干吗像个木头人似的一动也不动？”

保尔强压怒火，瞧着神父，低声回答：

“我没有口袋。”他边说边用手摸摸那已被缝住了的口袋。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吗?你以为这次还会让你继续留在学校里吗?上次是看在你妈妈求情的分儿上才留下你,这次可没那么容易。你马上给我滚出去!”神父狠狠地揪住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即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不知道保尔到底犯了什么错。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知道,因为那天在神父家里,他看见保尔把烟末撒进了神父家过节做蛋糕用的发面里。

保尔被赶出门后,坐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他知道母亲在税务检查员家里当厨娘,从早忙到晚,还要为他操心,现在又该怎么跟母亲说才好呢?又怎么有脸回去见她呢?

泪水不知不觉蒙眬了双眼。

就因为那次在《圣经》课上,保尔对地球是由上帝创造的说法向神父提出疑问,不料,却遭到神父的一顿毒打。从此,神父就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他撵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此不再关心他的功课。到了复活节前,保尔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去补考,在那里,保尔趁神父没注意,便寻机报复了他一下,以至于惹下了大祸。

第二天,妈妈来向瓦西里神父求情,希望能让她儿子继续在学校读书,可那个凶狠的老头就是不答应。无奈,妈妈只好把保尔领到车站食堂,在那里给他谋了一份差事。

车站食堂的老板已过中年,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朝站在旁边的保尔瞥了一眼,问道:

“他几岁了?”

“12岁。”妈妈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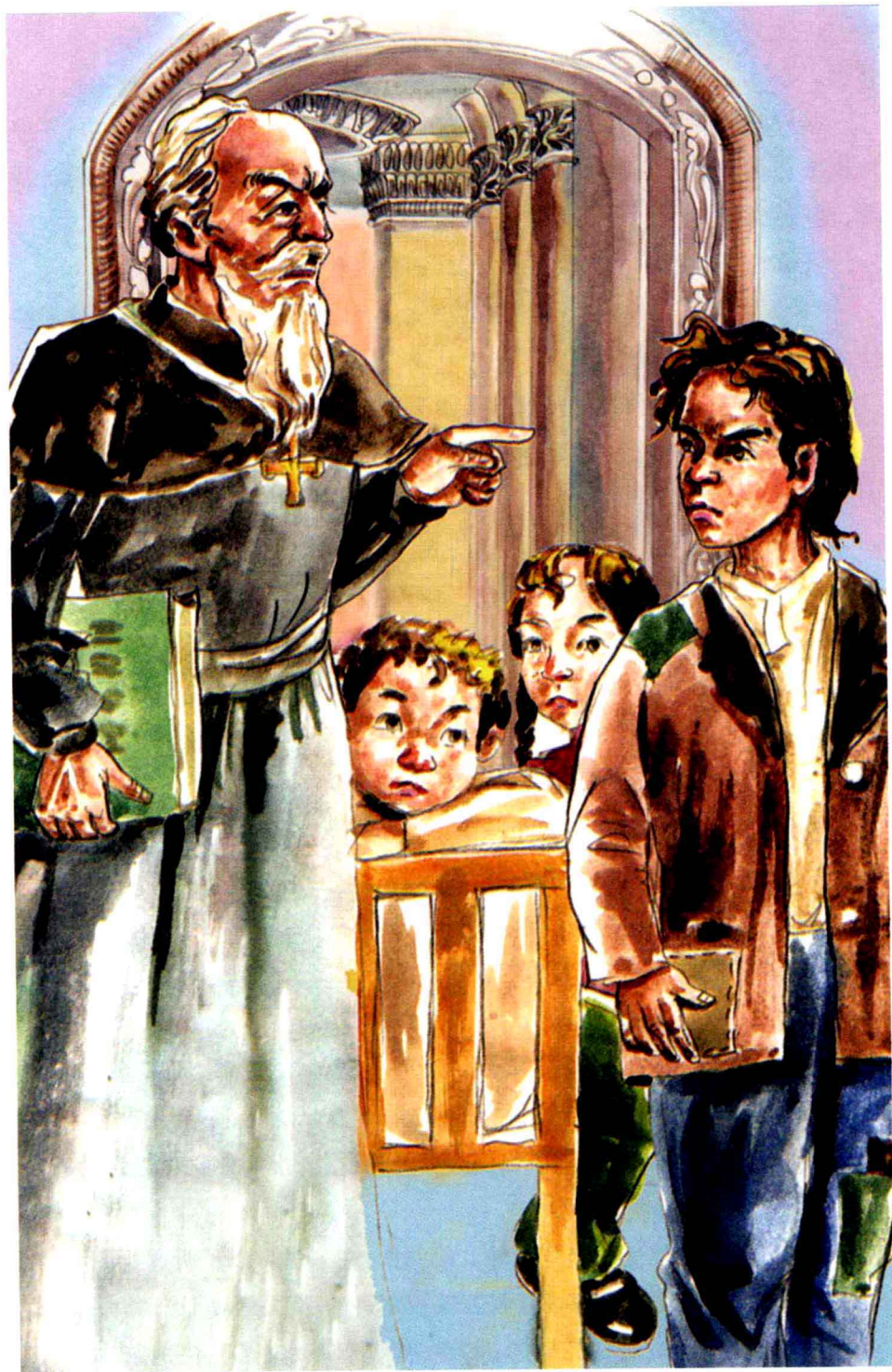
“好吧,让他留下吧。他每个月的工钱是8个卢布,当班的日子管饭。干一天一夜,回家歇一天一夜,可不准偷东西。”

“决不会的!决不会的!我保证。”妈妈急忙说。

“那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回头对那个站柜台的女招待喊道:

“齐娜,把这个新来的小伙子领到洗碗间去,告诉弗罗霞,让他顶替格利







什卡。”

洗碗间的桌子上盘碟刀叉堆成了小山，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不停地擦洗。有个比保尔稍大一点，红发蓬松的男孩正在两个大茶炉跟前忙活着，他叫克利姆卡。

齐娜径直走到一个洗碟子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

“弗罗霞，瞧，给你们派了个新的小伙计，让他顶格里什卡的班。该干些什么，你给他讲讲。”

齐娜指着这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回头告诉保尔：

“她是这儿的领班。她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小吃部去了。

“知道了。”保尔轻声回答。

弗罗霞擦擦头上的汗水，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卷起从胳膊上滑下来的衣袖，用异常悦耳的浑厚嗓音说：

“小弟弟，你做的事十分简单：早上就把这口大锅里的水烧开，记住要让锅里一直有开水，然后自己劈材，还有这些茶炊也由你来做。当活儿多的时候，再擦擦刀叉，倒倒脏水。活可不少，可真够你忙的。”

这时洗碗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都捧着一大堆用过的盘碟刀叉走了进来。其中一个名叫普罗霍尔的人对大家说：

“抓紧干活！12点的车眼看就到，你们还慢腾腾的。”

他看见了保尔，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喂，这么着，”他的一只手重重地压在保尔的肩上，把他推到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一直照管着。瞧瞧，一个没火了，另一个也光冒烟了。今天饶你一回，可明天要是再这样，准叫你吃耳光，懂吗？”

保尔一声不响，动手烧茶炉。

他的劳动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他明白，在家里可以不听妈妈的话，在这儿却是不可以的。因为真像斜眼普罗霍尔讲的那样：不听话就得吃耳光。

他把大肚子茶炉烧得旺旺的；然后，他提起脏水桶，飞快地跑出去，倒





进污水池；他往大水锅底下添柴；他把湿毛巾搭在火烫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保尔一直忙到深夜，累得筋疲力尽，这才从洗碗间走到厨房去。

保尔一夜没合眼，不停地干，累坏了。早晨7点钟，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接班的伙计。这个小伙计长着一张圆圆的胖脸，流里流气的。

他看到一切都已弄得妥妥帖帖的，就两手往口袋里一插，神气活现地白了保尔一眼，用不容违拗的腔调说：“喂，小傻瓜！明天早上6点来接班。”

“干吗6点？”保尔问，“换班的时间是7点。”

“人家7点换班是人家的事，你得6点来。再啰唆，马上叫你脑袋上起个大包。你这小东西，初来乍到就偏头偏脑。”

保尔朝对方逼近一步，真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但又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没动手。他铁青着脸说：“你吼什么，别吓唬人。明天我7点来，要打架的话也未必就打不过你。想试试的话，我奉陪！”

对方倒退一步。他没料到会碰到这么个硬钉子，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好吧，咱们走着瞧。”他嘟囔着。

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保尔感到自己成了个大人，用辛勤的劳动赢得了休息权。他回到家，看见妈妈正在院子里烧茶水。她一见儿子，慌忙问：

“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他从开着的窗户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脊背。

“怎么，哥哥回来了？”他问，心里不免一阵发慌。

“昨天回来的，留下不走了。要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怯生生地推门进屋。他有点儿怕哥哥。

“你大学毕业了，满肚子学问了，现在干着洗盘碟的活儿，是这样吗？”阿尔焦姆问。

保尔低头不语，两眼盯着一块裂开的地板，地板上有一颗露在外面的钉子头。

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走进厨房。





“看来不会挨打。”保尔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保尔说:“弟弟,你应该学一门手艺。这会儿你还太小,一年以后,也许机车库能收你。我已经转到这里干活,妈妈再也不用去当用人了。不能再让她见到什么样的浑蛋都弯腰了。保尔,你要争气。”

他站起来对妈妈说:

“我出去办点事儿,个把钟头就回来。”

他到了院子里,经过窗外时,又回头对保尔说:

“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妈会交给你的。”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不间断地营业。

这是个枢纽站,5条铁路线在这儿交轨。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深夜,在两班车的间隙,才能安静两三个小时。

保尔在这里干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厨房是个大地下室,20多人在里面干活。10个堂倌从大堂到厨房,来回奔忙。

保尔的工钱,已经从8个卢布加到了10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也结实了,当然,也吃尽了苦头。在厨房里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又被撵回洗碗间。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端着托盘,一步跳过四五级台阶,跑到下面的厨房,随即又往上跑。

每天夜里,等到两个大堂的吵闹都停了下来,堂倌们就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赌得昏天黑地。保尔知道,他们每个人,当班干一天一夜,捞到的小费就有几十个卢布。

保尔心想:“像哥哥这样的头等钳工,才赚48个卢布,可他们一天就能赚这么多钱,太不公平了。”

夜晚,厨房的角落里,食堂的仓库里,经常发生一些事情。保尔对这些事情已经不感到惊讶。他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如果不肯以几个卢布为代价,把身子出卖给有权有势的人,那她们是干不长的。

在这两年里,保尔看到了社会最底层的肮脏世界,那股霉烂味儿扑面而来。他从心里憧憬着一个未知的清新世界。

阿尔焦姆想安排弟弟到机车库里当学徒,但没有成功,因为那儿不收未





满 15 岁的孩子。保尔期待着有一天能离开这个食堂。机车库那已被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在吸引着他。于是,他经常到阿尔焦姆那儿,跟他一块儿检查车辆,尽量帮着干点活儿。

弗罗霞不再上班以后,保尔越发感到憋闷烦躁。

那是一个星期六。夜里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来要到厨房去,在拐弯处,他出于好奇,爬上柴堆,想看一下那个经常聚赌的小储藏室。

这时,楼梯上响起脚步声。保尔一扭头,见是斜眼堂倌普罗霍尔在往下走。保尔钻到梯子底下,那儿漆黑一片,普罗霍尔看不见他。

上面,又有谁在下来,脚步既轻又急促。保尔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普罗霍尔,等一下。”

普罗霍尔站住了,回头望着上面。

“你有什么事?”他没好气地问。

脚步声在楼梯上往下移,保尔看到了,是弗罗霞。

她扯住堂倌的衣袖,压低嗓音,结结巴巴地说:

“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地甩开弗罗霞的手。

“什么? 钱? 难道我没给你?”他厉声反问。

“可他给了你整整 300 卢布呀。”弗罗霞强忍着泪,差点哭出来。

“你说 300 卢布?”普罗霍尔冷嘲热讽,“怎么,想全拿去? 你是千金小姐吗? 睡一夜,就能得到整整 50 卢布,你该谢天谢地了。好吧,我再给你添 10 个卢布,呃,添 20 个卢布吧。你别傻了,钱还可以挣的,我替你拉客人嘛。”他甩下最后的这句话,转身进厨房去了。

“流氓,坏蛋!”弗罗霞追着他骂,然后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保尔听见这番话,气愤极了。看着弗罗霞气得浑身哆嗦,用头猛撞柴垛,他当时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他没有出声,只是狠命地抓住楼梯的铁栏杆,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连她也被出卖了。唉,弗罗霞,弗罗霞……”

从此,保尔心里对普罗霍尔的憎恨,变得更深更强了。“等长到像哥哥那样强壮,我一定要揍死这个下流胚子!”保尔这样想着。





炉膛里的火忽明忽暗。鲜亮的火苗，卷成一条长长的、发蓝的火舌。保尔觉得，好像有谁在吐舌头，嘲笑他。

厨房里的小徒工克利姆卡跟保尔很要好。恰巧此时，克利姆卡来了，他爬到柴堆上躺下，看看呆坐着的保尔，不由发笑：

“你怎么了？”

保尔把头转过来，盯着克利姆卡。在这目光中，克利姆卡第一次发现了无法言喻的悲哀。

“保尔，今天你有点儿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出什么事儿了？”

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出什么事儿。”他瓮声瓮气地回答，“克利姆卡，我在这种地方，感到不好受。”他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你今天究竟怎么了？”

“今天？我从第一天到这儿来干活，心里就一直憋得慌。你瞧瞧这儿的情形。咱们干活，做牛做马，得到的回报却是谁高兴就可以打你几个嘴巴子，而且没人替你拦一拦。”

“别这么嚷嚷，人家进来会听见的。”

保尔一跃而起：“听见就听见好了，反正我是要离开这儿的！这儿是……一座坟墓，骗子成堆！就说你吧，克利姆卡，人家揍你，你不吭声。为什么不吭声呢？”

说完，保尔坐到桌旁的小板凳上，疲倦地托着头，紧锁着双眉，好像在思考着什么。克利姆卡往炉膛里添了些木柴，也在桌旁坐下。

“今天咱们还读书吗？”他问保尔。

“没有书，”保尔回答，“书亭关门了。”

“怎么，书亭今天不做生意？”克利姆卡感到奇怪。

“卖书的被宪兵抓去了。”

“凭什么抓人呢？”

“说是政治问题。”





克利姆卡困惑地望着保尔：“什么叫政治问题？”

保尔耸耸肩膀：“据说谁反对沙皇，谁就有政治问题。”

克利姆卡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1月，天气非常寒冷。保尔做完工准备回家，可接班的小伙计还没来。保尔只好去找老板娘，说他要下班回家。老板娘偏不让他走，要他继续当班。他实在很累了，但只得留下，于是又连续干了24个小时。夜里，他已经精疲力竭，可还得灌满几锅水，好赶在3点钟火车进站前把水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不料没有水流出，估计是水塔不出水。他把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会儿。他实在是困倦不堪，一会儿便睡着了。

几分钟后，水龙头咕嘟咕嘟响了，水流进水槽，漫溢出来，顺着瓷砖流淌到洗碗间的地板上。跟往常一样，这段时间，洗碗间里连人影儿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从门底下流进了大堂，然后又无声无息地流到旅客们的包袱和箱子底下。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泡醒，人们才赶紧扑向各自的行李。顿时，大堂里乱成一团。

水却还在流，越流越多。

斜眼普罗霍尔闻声赶来，跳过积水，奔到门前，使劲地推开门。屋里被门挡住的水便哗的一下，全涌进了大堂。

叫嚷声更高了。几个当班的堂倌跑进洗碗间，普罗霍尔扑向酣睡的保尔。可怜的保尔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就被打得眼冒金星，浑身剧痛难忍。

他挨了一顿痛打，一步一瘸地回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看到受伤的保尔，他皱着眉头，听保尔把经过说完。

“打你的是谁？”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焦姆披上羊皮袄，一言不发，向车站食堂走去。他来到洗碗间，向洗碗女工格拉莎问道：





“我要见堂倌普罗霍尔，可以吗？”

“他马上就来，请等一等。”

这个魁梧的男人朝门框上一靠，说：

“好，我等一会儿。”

一会儿，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杯盘刀叉，一脚踹开门，走进洗碗间。

“这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说。

阿尔焦姆跨前一步，一只手重重地按住斜眼堂倌的肩膀，目光逼视着他，问：

“你凭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把肩膀挣脱出来，但已经挨了重重的一拳，他跌倒在地。他挣扎着站起来，然而第二拳更厉害，打得他趴在地上，再也动弹不得。

洗碗女工们吓坏了，纷纷躲在一旁。

阿尔焦姆转身往外走。

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抽搐着。

当晚，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的晚上，阿尔焦姆回来了。妈妈已经睡下。他走到保尔床边，关切地问：

“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吧！”说着他坐到床边，“这也算不了什么。以后你到发电厂去干活。我已经替你讲好了。在那儿，你还能学到一门手艺。”

保尔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哥哥的大手。就这样，他终于从黑暗的车站食堂里解脱了出来。





第二章



1917年，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刮进了小城。

人们听到了一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但很快那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便过去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只有市议会屋顶上的那面红旗，表示这里曾发生过变革，但市议会却是由孟什维克把持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1月，情况才有了一些变化。那天，车站上出现了一群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人，他们大多是来自前线的士兵。

1918年的一个春日。在保尔家的小园子里，保尔、谢廖沙和克利姆卡这三个小伙伴正躺在草地上，忽然背后传来马蹄声，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从路上疾驰而来。公路和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有一道排水沟，那马一跃而过，在栅栏旁边停了下来，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招呼他们：“喂，小家伙，你们过来！”

孩子们跳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人满身尘土，厚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左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去给我弄点儿水来喝！”骑马人请求道。

保尔回身进屋去取水的时候，骑马人扭过头来，向谢廖沙打听：“小伙子，城里现在谁掌权？”

谢廖沙急忙把城里的各种新闻全都告诉了他。